



■ 乐队首张专辑封面印着4个酷酷的表情(左起依次为游煌彬、李海清、赵飞和郝杨辉)

“巴黎天堂的对面”，同济大学的学生乐队。或相识于闹市街头，或相逢在演出现场，怀抱对音乐的共同热爱，走到一起。起初，只是开心地玩音乐。卖唱赚来的钱，兑交借间，皆付笑谈中；后来，有了固定的排练和录音场所，每月房租数千元，初尝责任的分量；到了现在，主创赵飞硕士毕业离沪，小伙伴们觉得，挥手道别前，要留下点什么——拿出原创的三首歌，自助录音，再去厨房亲手粘包装盒……

他们有自己的音乐工作室，有第一张原创大碟，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还有故事，有青春，有梦想……

主题歌：《Viva La Vida》
词曲：Coldplay
“I used to rule the world.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.”
(我曾经主宰世界。大海也愿为我咆哮。)

第一幕：告别演出

晚上7时20分，四川北路一家不足100平方米的小酒吧门口，招牌“696 Live”在浓重的夜色中闪烁着强烈的白光。从远处看，它像是整条黑黢黢的巷弄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。

试音，麦克风换位8次

乐队推门而入——一群年轻人，身上背着大大小小的乐器包，还有人在肩膀上扛了一架电钢琴。此时酒吧里只坐着寥寥数人，门左侧的吧台里，摆满酒瓶的木架静静立着；门右侧的墙上，贴了各种海报，全都有关乐队演出。

但如果跟酒吧尽头的舞台相比，这一切器物形同摆设。本就不大的空间内，舞台占据了三分之一。台上麦克风、音箱林立，灯光一打，Live现场版的感觉就出来了。

年轻人放下乐器，开始试音。先是木吉他音准，后是电吉它音效，再到音响的音量，还有主唱的麦克风……为了得到最好的声音放大与传输效果，放在鼓手前面的麦克风，位置换了8次。在音响控制台前的服务生一脸不耐烦地说：“都是好音响，你们调来调去做什么！”

8时10分，音响调试完毕。离演出开始还有20分钟。趁这个空档，25岁的乐队主创赵飞站在酒吧门外，匆匆吃完了外卖盒饭。2个多小时前，他刚刚结束了硕士论文答辩，即将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。从学校到音乐工作室再到演出场地，他来不及吃晚饭。

8时20分，酒吧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几乎全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几乎全是朋友。乐队成员频频向他们打招呼：“谢谢捧场。”位子已经坐满，人群从舞台下一直站到了门口，还有人不断地涌入，小小的酒吧愈显狭窄。舞台上放着摇滚乐，空气里热烈的因子不断发酵，掺杂着人群中熙熙攘攘的交谈声。

中场，叫卖“坑爹”专辑

8时30分，演出开始。没人报幕。但是当乐队成员集体上场时，欢呼与掌声此起彼伏。主唱游煌彬，去年刚从同济本科毕业。他俯身向麦克风，说开场白：“这是飞哥的告别演出。”

台下立刻有人喊了一句：“飞哥别走！”“飞哥”就是赵飞。他坐在游煌彬身后，斜挎着吉他，朝台下笑了笑，没说话。

另一主唱郝杨辉，也将由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。他清了清嗓子正要开

散伙前，去厨房 做一张原创大碟

陈曦(复旦大学)



■ 告别演出结束时，乐队6名成员集体谢幕(从左到右依次为唐艺倪、华凯、赵飞、郝杨辉、游煌彬和李海清)



■ 游煌彬在音乐工作室陶醉地录音



■ 赵飞弹吉他，游煌彬打鼓，郝杨辉主唱，三个“卖唱爱好者”组成了乐队的雏形

第二幕：“卖唱爱好者”

乐队名、专辑名，还有工作室的名字，都一样——Beside Paradise(巴黎天堂的对面)。

它已成为索引，牵连起一段回忆。在那段回忆里，乐队上方有一扇小窗，乐队另一个吉他手阿凯趴在窗口注视着她们，似乎有点担心，或是替她紧张。阿凯全名华凯，很早加入了乐队，但曾因考研淡出。今年考研成功后才又回归。

相识，感谢音乐的神奇

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，赵飞就已背着吉他，花千余元买一套音响，去成都街头卖唱。“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会有点不好意思。”赵飞回忆说，那时“纯为体验”，“还豪言壮语说要凑齐来上海的车费，结果设备钱都没有赚回来。”

考研来到上海，他遇到了乐队其他两个灵魂人物——游煌彬与郝杨辉。当时游煌彬是嘉定吉他协会会长，“我一到上海就找吉协玩，和小游玩得很熟，相见恨晚，一起去卖唱。”

繁华的南京东路是第一站。他们被城管赶了五六次，无奈放弃。一位好心的老伯介绍了一个“肯定不会

主题歌：《在青春的结尾叫醒我》(词曲：赵飞)
“也许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朋友，可以接受我们自己的所有。”

们几个，也许这就是音乐的神奇之处！”唐艺倪至今还是很感慨。

坚持，感谢陌生的温暖

以上这些都还是后话。组乐队前，赵飞、游煌彬与郝杨辉只是“组团去卖唱”的关系。“大家一起唱不会感觉尴尬，就像免费K歌，音响不错，还能挣钱补贴家里。”这就是他们坚持下来的理由。“玩”字，高频率出现在他们的话里。卖唱，也是“玩”的一种形式。

最后三人把卖唱地点定在四川北路巴黎春天对面，因为“路人多，生意好，也不会被赶”，还经常遇到一些令人心暖的情节。

“有些人会跑过来送牛奶和面包，送小纸条，上面写着‘很喜欢你们的乐队！要加油！’有一次数钱时发现一个手写的QQ号。”赵飞觉得有意思，但更多是感动。这些，也是坚持的理由。

“卖唱久了，渐渐习惯一起唱歌的感觉。有些人认识很久感情也不深，但有些人，因为并肩努力过，就会有‘一起上过炕，一起打过仗’的感觉。”

难免有争吵。有时因为在音乐上有分歧，各自坚持



■ 工作室里，游煌彬(右)和郝杨辉在探讨音乐



■ 年轻人举杯欢笑，为了共同的音乐梦想

第三幕：厨房里粘盒子

主题歌：《流星的旅行》(词曲：赵飞)
“愿生命是一次流星的旅行，让理想指引我去追寻。”

“巴黎天堂的对面”音乐工作室，位于同济本部小南门旁的居民区里。两室一厅，有厨房，有浴室，餐桌上摊着刚吃完的一堆盒饭，冰箱上放着快过期的零食。赶在当晚演出前，“阿力”李海清特地洗了澡，认真吹一头长发。赵飞笑称：“他在乐队里最有偶像气质。”阿力听闻，顺势一撩刘海，摆了个“偶像pose”。

教吉他筹钱，支撑工作室

房间里的情景却和门厅大不相同——墙上挂一排吉他，墙角立着架子鼓和一架电钢琴，地上放有音响和一捆捆电线。进房前，必须脱鞋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工作室”。“房间弄得还蛮干净吧。”赵飞如数家珍般，介绍地上铺的地板革和墙上贴的隔音板。这些隔音板确保了乐队排练时不会遭到邻居投诉。这是乐队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房子。尽管如此，每月3500元的房租，还是给了他们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
“乐队刚成立时，没什么特别规划。没过要建工作室或出专辑，本来就是为了让大伙开心。但后来压力来了，比如要凑房租，比如要设计专辑，大家都觉得，一定要把它做好。”赵飞回过头想这些事情，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成立工作室，源于小游去年本科毕业。他要租房子住，恰好乐队也想有个地方，“既当工作室，又当排练室，还能住人。大家可以聚起来，练歌，做音乐。”

首次交房租，3个月累计10050元，之前卖唱攒下的两三千，简直杯水车薪。“凑房租最痛苦。”赵飞说，“想过把房子退掉，压力太大了。”可是谁都没想过向家里要钱，他们觉得这“太丢脸”。

“那时，小歪要去学医，小游白天得上班，阿力又要上课，大家都很累。”建工作室的初衷，是更好地玩音乐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为了将它维持下去，必须为钱奔劳，专注于音乐的精力反而少了。

那段时间，乐队开始思考：玩音乐的意义何在。没有工作室以前，可以很潇洒，把卖唱当消遣；有了工作室，一些比房租更沉重的东西，压上了肩头。

每个人都不愿看到，亲手组建的工作室早早夭折。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也就明白了，那东西叫“责任”。“玩”可以不负责任，但坚持梦想，需要负责。

手工做专辑，为青春作证

2013年末，是乐队最彷徨的时期。初末与结果背离，梦想与现实激战。

转机出现在今年初，大家听了李海清制作的一些音乐小样，觉得靠谱。

“那时我已确定将离开上海。”去年暑假，赵飞和朋友约定，硕士毕业后回

第四幕：理性与感性

主题歌：《在青春的结尾叫醒我》(词曲：赵飞)
“最美好的都是梦，请在青春的结尾叫醒我。”

“696 Live”酒吧的舞台下面，观众大都是乐手们的朋友。

唐艺倪的两个室友也在现场。听说唐姑娘当晚会表演3首独唱，她们特意乘地铁从学校远道而来，但“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个地方”。终于进入酒吧，演出却已开始，她俩被挤在门口，只能站着，踮起脚努力地望向舞台。

“她一直很喜欢音乐，从小学钢琴，大大二时也加入过一些乐队，但都不及现在这般痴迷。”另一个女生补充说：“除了训练，她现在连写作业都要去工作室，平时见面次数少了很多。”

出名，不是组乐队目的

读大二的唐艺倪在乐队里年纪最小，投入的感情却很深。“我喜欢和他们一起玩的感觉，很high。有一次结束卖唱后，一位老爷爷激动地说我唱得很好，还要求我在他衣服上签名，最后我